

林巧稚

吴崇其 著

(修订本)



林巧稚同志是一位著名医学家、我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她的临床经验丰富，观察敏锐深刻，对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有高超的本领和独到的见解。她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深受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 吴崇其 著

林巧稚

(修订本)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3 号

林巧稚 (修订本)

吴崇其 著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科发电脑排版服务公司排版

福建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6.75 印张 8 插页 33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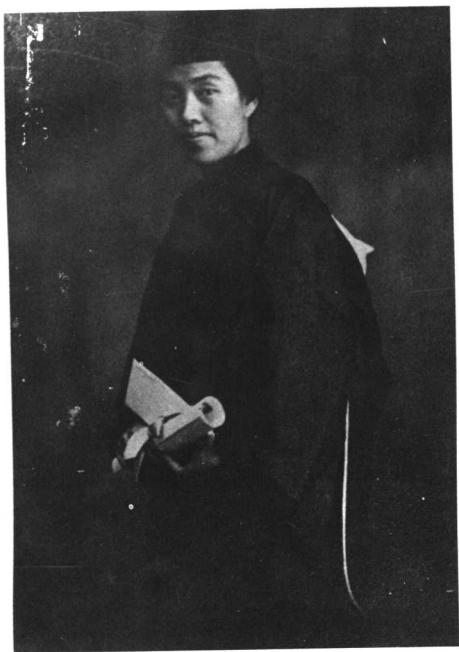
1997 年 8 月第 2 版第 3 次印刷

印数: 2 201—5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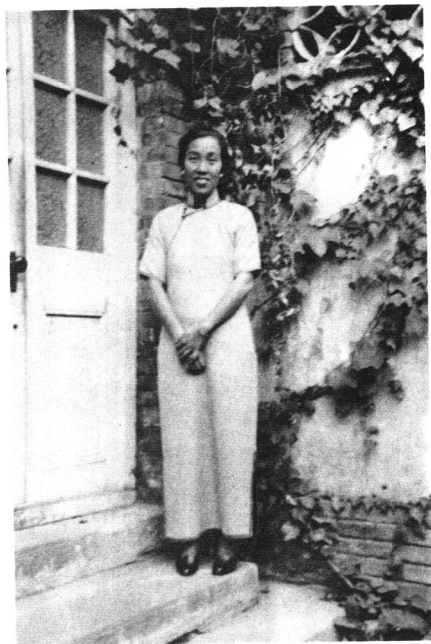
ISBN 7-5335-1175-1/C · 27

定价: 25.5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林巧稚获博士学位毕业照（1929年）



林巧稚在北京（1934年）



毛泽东同志接见林巧稚等医学界人士



刘少奇同志和林巧稚亲切交谈（1955年）



周恩来同志、彭真同志和林巧稚（右二）等在卫生工作者联欢会上（1962年）



林巧稚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1965年）



林巧稚赴湖南湘阴县一带为病人服务（1965年）



林巧稚为产妇进行产前检查



林巧稚在检查初生婴儿的健康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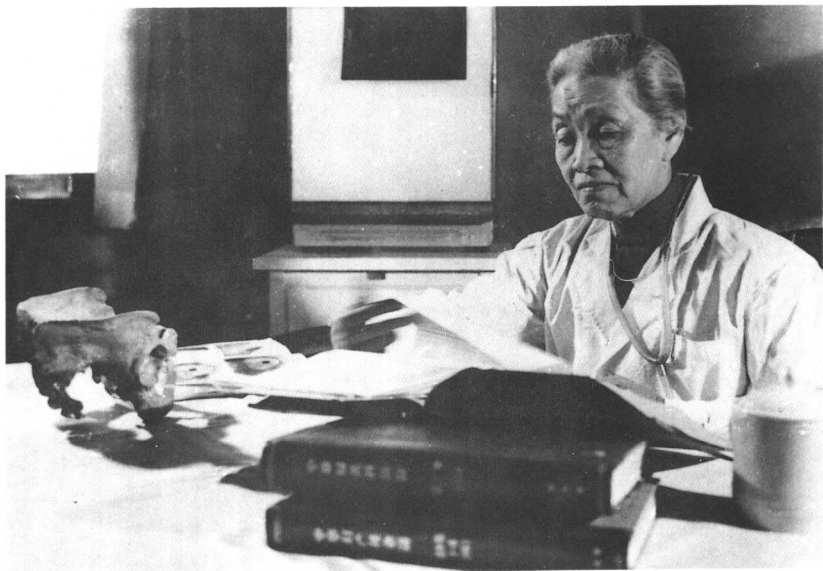
林巧稚和医务工作者一起总结临床医疗经验



林巧稚在产科病房同产妇亲切交谈



林巧稚在农村检查医疗情况



林巧稚在首都医院工作（1972年）



林巧稚在参观纽约的一家医院（1972年）



林巧稚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在一起（1978年）



林巧稚和首都医院托儿所的小朋友在一起（1979年）

目 录

一、出生	(1)
二、抗争	(9)
三、骤变	(17)
四、兴旺	(24)
五、蒙学堂	(31)
六、卡林女校长	(40)
七、三个小伙伴	(45)
八、上讲台	(52)
九、赴试	(59)
十、进京	(72)
十一、豫王府官邸	(86)
十二、滑冰	(96)
十三、竞争	(105)
十四、“文海”奖学金	(118)
十五、抉择	(123)
十六、续聘的深思	(131)

十七、第一例手术	(141)
十八、出国之前	(151)
十九、大不列颠	(172)
二十、命中注定	(181)
二十一、豆芽菜胡同	(190)
二十二、根	(198)
二十三、创建妇产科	(211)
二十四、“林巧稚诊所”	(222)
二十五、重返协和医院	(231)
二十六、变	(241)
二十七、科学与公断	(256)
二十八、治病与救命	(273)
二十九、周总理的报告	(291)
三十、红橙橙的螃蟹	(302)
三十一、生命的青春	(310)
三十二、学无止境	(320)
三十三、护士的职责	(333)
三十四、园丁	(344)
三十五、人大代表	(354)
三十六、新生儿溶血症	(361)
三十七、探索癌的秘密	(384)
三十八、庐山行	(395)
三十九、故土情深	(403)
四十、奔赴上海	(412)
四十一、“祝你们一路顺风”	(419)

四十二、生育的奥秘	(432)
四十三、风雪街头	(442)
四十四、荆棘之路	(452)
四十五、困惑	(462)
四十六、公开的秘密	(482)
四十七、最后一个病人	(494)
四十八、春蚕丝吐尽	(509)
林巧稚生平年谱	(522)

一、出生

浩瀚无际的大海，失去了蔚蓝的光彩，只是灰白色的浪涛拍击着漫长的海岸，抛掷着雪白的泡沫。它在那细细的沙砾上，刺刺地消散下去，润湿着沙土。

鼓浪屿像是沉睡的巨狮，任凭激浪嬉戏周身，不发出一声吼叫；海浪拍打在它的身上，溅起阵阵水花，砌成一圈一圈水的银墙、水的花环，终日不断。洁白的银环墙时隐时现地上下跳动，被它裹着的长青翠叶，像是沾在一艘银色的巨型舰艇的甲板上，与银环墙此起彼伏地迎着海浪的节拍，在歌唱，在跳舞。

即使在阴湿寒冷的初冬，鼓浪屿在悲哀的气氛里，也不失它自身的欢乐，始终傲然挺立着，笑迎海浪为它冲刷身上的污泥浊水，留下富有诗意的美。

自身的美，不怕厄运，不用装点。美，任何时候，终归是美！

一九〇一年夏秋，吹人欲折的海风呼呼地向小岛袭击，带着一股腥咸的气味送上堤岸，钻进小岛。常住这里的老人失惊了：“啊呀，多少年没有闻到这股怪味，”他们

掰着手指，子丑寅卯地计算着，“怎么今年又有这阵怪味？”这种怪味难以忍受，于是乎，感慨地说：“总是天又要变了。”

其实，天已经变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世代久居的鼓浪屿，就在这阵海风的前后，一夜之间登上许多高鼻子蓝眼睛大胡子的洋人。“他们来干什么？”有人问。可是，谁也说不清楚。

鼓浪屿一下子增加了成倍的人，且不说吃用，就连拉屎撒尿都顿觉紧张。日子一长，便成了见面的话题：“简直是灾难，我说海风吹来一股怪味，都是大鼻子们带来的，灾难，灾难……”

就连鼓浪屿自身也在抗议：我承受不了这么沉重的负担，快把我压沉到海底去了，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愿忍受任人宰割凌辱的痛苦。

开始，大人孩子们都好奇地围观这些自命不凡的“客人”，就连林良英的妻子都腆着肚子，走出大门，看看这些未曾见到过的远方“客人”。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流逝，“客人”毫无归回的心意，相反，要中国人承认，他们才是这个小小岛屿上的“主人”。

离“八角楼”北边窗户不远的一块空场，是鼓浪屿不足千户人家共同保存下来，供大家玩耍、庆贺、聚会、设点摆摊做买卖的公共场所。

洋人一踏上鼓浪屿，一眼就看中了这块空场，全盘被洋人的头目占领了。他们用它建起了一个网球场。从此后，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中国人圈在这块场地之外。洋人在空场

的四角钉上了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木牌：“华人不得入内”。多少个黑夜已经过去，在曙光来临之前，埋得深深的木牌不是不翼而飞，漂泊在大海里，就是被劈得粉身碎骨，悲哀地躺在广场上。于是，一块埋得更深的牌子又竖起来了。究竟循环往复多少次，没有人做过确切的统计。

从此，老年人再也不愿去那个曾经留有无数足迹的空场，常常凑到一起：“不知是谁第一个让这些洋人到我们鼓浪屿来？”必经场地的住家，每当他们路过这块空场时，只要见到有打网球的人在场，都毫不留情地留住脚步，两眼喷出愤怒的火焰，常把正在打球的洋人，吓得不敢继续打下去。每当路过看网球的人多时，洋人不仅不觉得这是在助兴，而感到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威慑！于是叽咕几句，捡起球飞也似的逃之夭夭。只有不懂事的孩子，常常新奇地在场外奔跑着，互相争着去捡滚出场外的网球，抛进场内。那些网球爱好者越来越尝到了孩子们捡球的甜头，对拼命跑在前头迅速捡到球，又用力准确扔到打球人手里的孩子，常竖起大拇指说声：“谢谢！”

“客人”总该有个期限？岛上的人们由好奇到观望，由等待到厌恶：“怎么还不走，几个月了，该回他们老家去了。”这种不满的议论像海浪一样，后波助着前波，向岛上的官府冲击着。然而，一个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由摆渡口不断向鼓浪屿涌来。“客人”非但没走，反而得寸进尺，成了处理小岛上一切事务最有权威的“主人”。美丽的鼓浪屿成了英国人出没、游览、歇脚的“圣地”，失去了它原来自由生存的光泽，不见了乡土火热的气氛，再也没有人去